

已被宣判死刑的我，恐怕早已是歷史上的人物了。床上睡久了，風濕病越來越嚴重，既不能走路，脖子亦不能轉動。維義兄建議到 Columbia 的理療科去治療，吊頸擺動，深熱燈的照射，然後高大的瑞典人。一隻手的按摩，約十次後，病情減輕，痛苦情形亦好了不少。之後，在維義兄的家中，經如玲的扶持，重新再學習走路。約二十階的樓梯，最初每次上下各需十分鐘，走五十米遠的路約半個鐘頭。到四月初，自己才可以慢慢

慢地走上街去理髮。四月中旬，糖業試驗所的王世中博士來信提到「臺糖公司那時的財政很困難，恐怕薪水都發不出來。」我本來想轉到美國西南部乾燥的地方去休養一些時候再回國。既然臺糖經濟如此困難，想臺南的氣候也很乾燥。加以如玲想兒思女的情緒，一天一天的增加，於是決定四月底啓程回家。五月一日到夏威夷，以衰弱的病軀，由如玲的扶助，勉強的參觀了該地久負盛名的糖業試驗所及糖廠。與世界有名的甘蔗育

種專家 Dr. Mangelsdorf 暢談，並奠定以後的友誼。並與曾到過澳洲去參加世界糖業協會的各方人士重晤面，此行爲時雖然很短，但收穫很豐。重返臺南時，已五月十五日了。過臺北時，飛機場接我的友好們，熱情的歡迎，以及自己又慶更生的眼淚，不住向肚裏嚥。國家賢明的當局們，愛才如渴的熱情，使我得以生還。我以至誠感謝的心情，對他們表示敬意。（待續）

譚延闓與張其銓

胡耐安

民六護法之役，譚浩明任湘粵桂聯軍總司令，譚桂籍，時陸榮廷雄據廣西，儼然一方重鎮，西南各省之宣言護法，乃對段祺瑞解散國會而發，並在廣州舉行非常會議，成立軍政府，推孫中山先生爲大元帥，唐繼堯、陸榮廷爲副元帥，此蓋「桂系」之發軔期，張其銓，別號子武，爲桂籍之國會議員，以才略負重望，護法之役失敗，吳佩孚以第三師師長進駐衡陽，張其銓時在吳幕爲上客，張工詩，吳極敬慕之，張與譚延闓氏爲甲辰會試同年，交誼至篤；時譚退據郴縣，吳進駐衡陽後，即按兵不前，據說即係張從中斡旋之力，而譚吳之間，且時有賄贈。似在黎元洪再度任總統時，張子武嘗拜廣西省長之命，當然無疑的，是吳佩孚做他靠山。張居在桂平蘇橋，譚自滬經粵桂返湘

，過桂時曾留宿張家，譚有「蘇橋宿張子武家」五古一首紀其事，詩云：「故人能好客，爲我啓前軒，閱世尊喬木，宜人獨小園，楹書猶其帙，庭桂喜仍繁，莫漫曉行役，新醅正滿樽，暫歸乃是客，偶到即如家，樟老不知歲，榴紅已著花，驚心知物候，攬世感年華，僕僕誠何意，吾生亦有涯」。榴紅著花，蓋譚經桂時正夏初也，譚駐郴縣，張嘗過從，譚吳亦因之修好，時吳麾下將領馬濟者，以謀勇稱；亦桂籍，故人稱張、馬爲吳之雙桂云。

民九，直皖戰起，吳撤兵北返之先，由張電譚預爲部署接防及吳正式電至，譚得從容其事，蓋皆張之力助。後吳雄鎮中原，張任吳之秘書長，旋於奉、直戰爭中被亂兵所殺，譚時在漢口，任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；聞張死訊，爲之於邑不歡者多日，並有「張子武挽詩」四章，（一）別眞投筆，三年負枕戈，有書常不達，無命欲如何，生死交情見，孤寒涕淚多，裏尸餘馬革，悽惻向江沱（側一作絕）。（二）辛苦依人計，艱危烈士風，前知傷郭璞，往事與咸洪，未必謀身拙，仍憐殉友忠，縱橫湖海氣，今日竟途窮。（三）少年嘗並轡，中道各揚塵，應準飛常厲，驕驕意苦驕，多才成負負，同好已寥寥，頭白誰相慰，羈魂不可招。（四）夙昔誰知己，平生誤感恩，家雖瓶粟在，篋有謗書存，志事兼儒墨，思心託夢魂，冤親同一盡，慟哭更何言。

張與福建林長民，同以才名負重望；張死于兵間，林亦死于兵間，郭松齡向奉張（作霖）倒戈之役，林實主其事，郭失敗被殺，林同時受害。才士際遇，不幸生當亂世，苟一不慎，生命隨殉矣。